

拜谒卫夫人

□丹虹

早前去过王羲之晚年隐居地金庭观，却不知其书法老师卫夫人归宿处也在附近，即甘霖镇的独秀山。看过去那是座普通的山，与剡溪两岸连绵群山没什么区别，但当地人会指点说：王羲之的师傅就葬在这上面。

卫夫人，名卫铄，字茂漪，河东安邑（今山西省夏县）人，晋代著名书法家。她的从祖卫觐、从伯卫瓘、从兄卫恒等，都是中国书法史上有着崇高地位的人物，翻阅《淳化阁帖》仍可见他们千古墨迹。而在浏览这一部丛帖时，让我稀奇的是卫夫人与蔡文姬，因为在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间所收录的帝王、名臣和著名书法家中，只有两位女性，可谓凤毛麟角。

有一次，在嵊州时，我和先生特地前往独秀山拜谒卫夫人。我们是从大明寺这边上去的，顺便把车停在寺院。

踏过荒草萋萋人迹罕至的石径，便见树木葱茏中的一片空旷之地，卫夫人纪念墓园便坐落于此。依山而建的还有大殿、亭台、墨池、碑廊等仿古建筑。读重修墓碑记可知，永和二年，卫夫人因其儿子李充于出任剡县县令随之而来，永和五年去世，78岁，葬于独秀山。

在碑廊里，又见卫夫人传世法帖，依然只有吉光片羽，依然无限悦目如初见。在字里行间里神会那女性独具温雅与内敛的气质时，感慨唐人评价的浪漫，“如插花舞女，低昂芙蓉；又如美女登台，仙娥弄影；又若红莲映水，碧沼浮霞”。尽管重重叠叠的比喻，无非美好一词，可这就是盛唐气象，不仅诗情磅礴壮观，连书评也华丽缤纷，犹如《霓裳羽衣曲》。

数魏晋翰墨风流，桂冠下是一派执笔凝神的专注。读卫夫人帖子：“摹钟繇三帖，愧未似为恨，直欲废书耳。”其勤奋与自律可想而知，习过书法的人定能体会其中况味。碑廊里也挂着钟繇的书法，对比前师古朴的《宣示帖》，再看卫夫人秀丽的《名姬帖》《卫氏和南帖》，可见其在继承中另有创新。

也许“簪花小楷”天生带着女性基因的优势，但明媚绽放需要强劲的生命力。读其书法理论《笔阵图》：横如千里阵云，点如高峰坠石，撇如陆断犀象，折如百钧弩发，竖如万岁枯藤，捺如崩浪雷奔，钩如劲弩筋节。这般柔中带刚，若没有艺术的高标准与个性的韧劲，到不了如此审美境界。笔墨如人生，唯有经历了岁月沧桑的磨练，才能在实践中出真知见风骨。

或许人们会羡慕出自书法世家、作为廷尉卫展之女的卫夫人，所享受名门望族带来的福祉。但人生得失相依，犹如一阴一阳谓之道。卫夫人嫁给汝阴太守李矩，丈夫也善书法，本来日子应是花好月圆夫唱妇随。惜世事无常，卫夫人年轻丧夫。她与王羲之母亲系中表亲，作为永嘉南渡士族身处异乡，姐妹情谊显得分外珍贵，这使“书圣”王羲之从童年起便得天赐良师的机缘。

王羲之的第一位老师应该说是其父亲王旷。出身琅琊王氏大族的王旷，书法在当时虽比不上索靖、卫夫人、王廙，可也位于善书者前十名。所以，他对儿子籍之、羲之自然少不了亲授。但卫夫人是王旷夫妇为羲之延请的书法老师，属于正宗拜师，是要进行系统而正规的书法教育。那时，王羲之还是稚童，而教他笔画结构，讲解文字内涵的竟是称誉晋代的一流名师。我曾看过一本王羲之传记，其中对此有个比方印象很深，大意是说这待遇好比是某人家请启功先生来为自己孩童习字做家教。

正因为稀奇，“书圣”与老师卫夫人的故事才成为千古佳话。

王羲之聪慧异常，数年后书法便有长足进步，连卫夫人都感到惊讶，对太常王策说：“此儿必见《用笔诀》，近见其书，便有老成之智。”不同于现代交通便捷网络发达的时代，古时要欣赏到好的书迹不易，笔法更如“武林秘笈”，不轻易传人。王旷曾把笔法书秘藏于枕头里，没想到被儿子发现并偷看了。这可是连卫夫人都不知道的。父亲怕儿子年幼不能保守秘密，想等日后再传授给他。王羲之却回答，那还不如现在让我研习，等儿长大后再教，怕已耽误时机了。可见那时王羲之对书法理论已有敏锐领悟力。父亲听之大喜，便把前人论述书法的《用笔诀》给了他。果然，一个月后，王羲之写的字大有进步。

可是在纪念园碑廊里，当我看到王羲之《题卫夫人笔阵图后》末段，不由得愣了一下，大意是讲他少年时学卫夫人书法，后来游历大江南北，见到名山名家的诸多名碑后，知始学卫夫人书，白白浪费了岁月，遂改本师，仍向众碑学习。也许王羲之讲的是其学书过程及心理，但爽直也得要有逻辑关系，就像现在学子考进名牌大学，看了好多书听了好多名家课，那也不能说自己小学中学都白读了。而且看他前面的书法理论，虽反映了右将军的特色，但把一横、一折、一点、一竖，比作列阵之排云、百钧之弩发、危峰之坠石、万岁之枯藤，明显仿了卫夫人的《笔阵图》。

有人认为《题卫夫人笔阵图后》系后人伪托，但愿如此。年代久远，字迹亦是各种临摹。让人忍俊不住的是最后那句“可藏之石室，勿传非其人也”，倒很像王家向来藏秘笈的作派。

王羲之晚年精心书写《乐毅论》、书法绝技《笔势论》，传授给儿子王献之，并反复告诫他“藏之秘之，不可示知诸友”。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，宋代时苏东坡与黄庭坚互相嘲讽打趣，苏东坡说黄庭坚的字似“死蛇挂树”，黄庭坚说苏东坡的字似“石压蛤蟆”，这些形容就出自王羲之《笔势论》，可见他们俩都读了王家的“葵花宝典”。

想起这些掌故，卫夫人形像显得尤为光辉。人如其字，就像张怀瓘在《书断》中所赞美的那样：“碎玉壶之冰，烂瑶台之月，婉然芳树，穆若清风。”她年轻时引导王羲之进入书法艺术的殿堂，年届七十时，还书写《大雅吟》给同样喜爱书法的王献之。卫夫人不仅对王家两代人尽心相授，当初嫁给汝阴太守李矩，她把卫氏书法秘笈也带进了李家。江夏李氏虽然也是书法世家，只是名气没卫氏家族大，卫夫人的到来，她那熔钟、卫之法于一炉的书风，使得李家书法大有长进。更难能可贵的是她撰写的书法教材《笔阵图》，为后人学书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，并坦率直言这套理论是在前人李斯的基础上润色总结出来的。

江山代有人才出，卫夫人承上启下，功德无量。书坛至尊王羲之满怀悲切之情书写的《姨母帖》，是光照千秋的祭文，与纪念园牌坊上“传世流芳”四字相应和，朴拙而高古。

卫夫人不禁流泪道：“此子必蔽吾名。”

从这意味深长的感叹中，有人读出卫夫人的欣然，有人读出卫夫人的怅然。为何非要戳泪点？假若知道些历史背景理解就会宽广得多，因为两晋时期各士族世家在书法艺术上存在着相互承袭争强的风气，父子、兄弟、夫妻、姻亲等也一样，彼此竞技。比如年少气盛的王献之，当谢安问他：你书法与你父亲相比，觉得如何？献之答道：当然不同。谢安又说：外面人可不这样认为。献之答道：外人哪里懂得。

希望琅琊王氏后代在文化接力中有所超越的王旷，继卫夫人之后，他的目光又瞄准弟弟王廙。王廙多才多艺，文学、书画、音乐诸艺皆高，若论文艺全面修养可谓东晋第一人。自从王旷在战乱中下落不明后，王羲之的这位叔叔成了他在乌衣巷时期的又一位书法老师。他倡导创作要“行己之道”，首先叫王羲之学习古意苍茫的陆机《平复帖》，然后再学索靖那笔力遒劲峻险的章草，这使王羲之的书法有了质的变化。

王羲之作为“天选书法家”，真是被恩宠无比。姨妈为他打下了规范的书法基础，叔叔又引领他更上层楼领略书艺奇峰。“飘若浮云，矫若惊龙”，天下第一行书《兰亭序》的笔势就在这阶梯式的学习中蓄养起来了。



投稿E-mail: liz@cnnb.com.cn